

河邊的風景

顧蕙倩

幼小的我穿著母親買的紅色雨鞋，小心翼翼走在河岸的泥濘處。

河邊的鼠尾草又開遍眼前的路。

每朵盛開的鼠尾草都有屬於自己的光環，即便是灰撲撲的陰雨天。

而這般熟悉不過的景緻，是我近幾年才發現的。

這是一條臨河的自行車道，自台灣海峽溯流而上的淡水河河道寬闊，行經關渡向左走便是基隆河。流經社子島旁會遇有幾條轟擾的高架道路，行經其間，蔽天的壓迫感熟悉的穿腦而過，河水的顏色頓時深黝了些，雙腳踩踏的速度也熟悉的加快了起來。一直來到熟悉的雙溪口，天光才開始逐漸恢復，車聲也暫時遠離河岸車道，踩踏的雙腳又再次恢復熟悉的節奏。兩旁金黃的蟛蜞菊和粉紫的牽牛花總是一處一處隨意叢生着，不像鼠尾草，它們降生河岸仿佛是園藝專家的安排，遍撒鼠尾草的種籽，此處、此處與彼處，還有河堤高坡處，這些離河甚遠的整齊車道因著鼠尾草秀氣的光環而靚麗紛陳，河邊風景的屬性呈現着城市公園的

偌大規模。

人類進化的風格總是如此，歷經縝密規劃，一切很美、很整齊，但總少了些超乎預期的野性。

鼠尾草迎風搖曳的模樣甚是可愛。鑲着光環的臉龐頻頻點頭微笑，讓人忘卻這裡曾是雜草叢生的河堤。自從數年前開始騎鐵馬，從城市極北方進城中央上班，我喜歡偶而過著依河而行的生活。那是一種對古老時間的想像，想像百年前的人們並沒有方便的車輛，也沒有四通八達的馬路，除了徒手開出可堪翻山越嶺的古道外，河上風景便是日日通行的常民路徑了。每當走在城市中心，不時遇到的一些古老建築，有些建材是唶哩岸石，有些來自內湖金面山，一顆顆重碩的石材能夠自城市邊陲運送到市中心，靠的就是自河的彼岸乘船運抵此岸，然後再乘一牛車，慢慢運至城市中心。不論是清朝時期府城城牆遺址，或是日據時代的幸町教會，爾今臨石懷想，每一顆石頭都有屬於自己的時代光環。

即使今日的河邊已不再是一批批運送貨物的渡船口風景。

歷史的黯影依然掩飾不了記憶的光環。河邊的風景就這樣隨著我的鐵馬足跡，一一輪轉了起來。

從海拔三千五百二十九公尺的新竹縣尖石鄉品田山出發，淡水河系餵養着沿岸諸多城鎮，老天恩賜雨水的豐沛造成河水終年潺潺不絕，但也必須透過人工治水措施來杜絕不斷的水患。小時候的記憶裡一直有著傢俱漂在水面，一家人躲在雙層床鋪的驚恐畫面。曾幾何時，來到瑞芳，眼前正是員山子分洪道，這個與強颱新聞一直同時出現的專有名詞，是基隆河極重要的治水風景，洪水來襲，默

默將百分之八十的基隆河水分流出東海口，拯救着台北盆地免於滌災。那古早時期自四方來此建立墾區的墾民，那自雞籠、葛瑪蘭行船至台北盆地運送貨物的商人，還有那些為了一圓黃金夢紛紛來此渡船口的常民百姓，他們口中熟悉的柑仔瀨，現在的瑞芳，依河而居自成桃源，行船、採礦、淘金的陳年往事雖已過去，因著一條河的沿途風景，與這片土地上下游的居民依然共同創造屬於河的故事。

一條河串連的不只是地名的沿革，更是常民生活的諸多記憶。至今仍然無法忘懷記憶最深處的那條路。那是一條蜿蜒的小路，沿著路邊開滿了金黃色與純白色的菊花。幼小的我穿著母親買的紅色雨鞋，小心翼翼走在河岸的泥濘處。記憶裡的父親背影不時地回頭看著我和弟弟，那張臉龐雖然非常模糊，已隨時間退得好遠好遠，但那綻放的笑容依然明亮，無論雨晴，也鑲着鼠尾草般熟悉的光環。

記憶裡那雙大手還是一樣的清晰，仿佛可以望見那如一條條水域的掌紋，隨時準備好要一把拉起摔跤的我們。

走到菊的盡頭，就是那條故鄉的河了。

記憶裡的河也是蜿蜒而寬闊的，小小年紀是看不到河的彼岸，水勢洶湧的模樣也叫人望之卻步，只敢在菊田裡來回穿梭。也許是只顧著眼前菊田的風景，也許是不曾想過身處一條河的此岸，必定有對望著我們的彼岸，記憶裡的河永遠只有一邊，有盛放的菊花田，有我和弟弟歡歡喜喜的身影，有父親隨時都在的笑容。

記憶的河岸離我們好近好近，好像河水隨時可以親吻着腳踝。走過一畦一畦的菊田，高大的父親就坐在記憶裡的大榕樹下乘涼，他的影子好長好長，彷彿

沿著河邊的青草可以一直蔓延至河上游。沿著沒有堤防的河岸，父親常帶著我和弟弟就這麼走呀走著，走著走著，肚子餓了，就跨過一大片的菊田，三個身影穿過長長小巷和三角公園，一起走向溫暖的家。

長大之後纔知道，這條和我很親很親的河是有個名字，叫做新店溪。

記憶裡的父親都是帶著我和弟弟沿著新店溪右岸走向城市的南邊，那裡曾是日據時代的南機場，也曾是處決犯人的煉獄場，小時候不懂，長大後纔知道，每條故鄉的河流流過許多大時代的故事，這些故事，居然默默牽繫著自己的成長。

成長的河流，曾經的野性。都默默流入自己的故事。

新店溪流至江子翠後便與大漢溪交會，改稱為淡水河。走在位於城市北方的淡水河，熟悉的觀音山慢慢退到身後的河邊風景，則是最近幾年才發現的事。

長大後的河邊風景非常不同，年邁的父親已不再帶著我沿河行走，美麗的菊田也因興建河岸堤防而不見蹤影，來到河邊的時光成了旅遊規劃的步驟。淡水河波光粼粼的模樣像是既嫵靜又好奇的女子，能呵護你的時候，她總是不忘記迴繞你身邊對你訴說幾句情話，然而，當你以為她就從此屬於你時，她，又毫無顧忌的向大海奔流而去。那是一種很遠又不遠的關係，不像親子之間那麼密切，有時騎車經過，有時騎車離開，陽光下的路標一清二楚，指引你，同時也禁止你，深怕你不安全，更深怕你滅頂。因為如此，沒有泥濘，當然，也沒有濕漉漉雨鞋的腳印，河水也沒有機會流到腳邊。

僅僅就是一條流經這座城市的地圖河。

那些兒時河邊泛起的層層菊霧，以及霧間風景隱隱透出的光暈，存在記憶的彼端一直無法散去。河與岸，與我的紅雨鞋，三者之間也一直是模糊不清的。有時一腳踩進記憶的河邊，泥濘的深陷感至今仍在。灰藍的河水正好流進我淺淺的腳印，水窪正好弄濕我的紅雨鞋，雨鞋也正好弄亂了河與岸的邊界，一時興起，玩起水窪子的雨鞋腳印愈來愈深，與河的距離也愈來愈近，記憶裡的一切依然正好，一切有著自己的節奏，河水依然那麼的活潑，那麼的富有生命力，足以將我與記憶承載得好遠好遠。

不像現在騎着鐵馬經過的河岸，一切的一切都分辨得好清楚，腳踏車道的兩旁種了美麗的鼠尾草，當然是捨不得踐踏進去的。而鼠尾草的彼端則是鋪了柏油的人行步道區，離河是更近了點，但總有高高的水泥堤防將蜿蜒的河岸，以及叢生的高大蘆葦隔了開來，沒有人會跨過河堤、深入蘆葦叢走向河岸，因為警告標誌高高豎立着。

這座城市不知何時開始強調着盆地性格，陸地四周環繞著可以縱走一圈的美麗青山，我們被環抱著、呵護着，也自我中心著，卻不再隨意提及那曾經依河而生的水城記憶。

有著幾條河流流過身旁，這樣的生命故事擁有溫婉的，也是流暢的敘事性格。每段生命的歷史，有一條河流靜靜訴說着故事，河水的風景，河岸的風景，都可以有哲學性的源頭，以及寬闊而感性的出海口。

想起一直徘徊心裡的一部電影《生命之詩》，故事的開始就是一條汨汨而流的河，故事的結束也是。站在橋上的人，反而是配角，走過的人依然存活，停

在橋上的人仿佛聽得懂河流的話語，那一去不回頭的憾恨，那無法言說的痛楚，仿佛只有河流能懂。橋上的人呢？如果聽得懂河流的語言，一切的生命秘密都知道了，也無憾了。

河邊的鼠尾草在夕陽下閃閃發光。每年的春夏之交，它們總會依約的開遍一整個河濱車道。這已是我再熟悉不過的河邊風景了。沿著車輪滾動的規律動作，鼠尾草也優雅的隨風招呼着，輕盈地向我搖著可愛的尾巴，像是在對我說：「歡迎回家，親愛的家人。」

這是在異國旅遊不曾有的體驗。

泰迦河從葡萄牙里斯本出海，我在暮春時分沿著河邊騎車，陽光仍有些涼意，河畔沙地上已經簇擁著許多晒着日光浴的白種人。十五世紀末，葡萄牙航海家達迦馬從這裡乘著夢想出發，大西洋沿岸四處是他的故事，來到這裡的我有點激動，尤其是無意間吃到葡萄牙在地美食時，那濃濃的印度咖喱味居然流入舌尖。我想，有些記憶真是得靠食物得以流傳，而流傳的方式就是靠著無邊的海洋，以及流經人們生活的河流。那長在生活日常的食衣住行，不是旅行他鄉短暫的經驗和悸動，是不知不覺地融入生活中，讓血脈裡長出這樣的味道，於是代代相傳，成為記憶的鏈結網。吃著充滿印度咖喱香的葡式點心，騎在美麗的泰迦河畔，一步一步地聯結著世界文化的演變史，河上帆影點點，摩爾人留下來的中世紀建築雄偉矗立岸邊。這一切非常完美，他們滿足了我美學上的饗宴，無論是建築、美食或是城市規劃，這些都遠遠超出我的家鄉，我行走其間，陌生的風景成為我急欲吞噬的場景，我貪婪地注視，卻無法言語，只能用相機拍下成為記憶的倉庫。

陌生的風景裡有陌生的人群，我其實可以享受這樣的寧靜，在陌生的語言中。

我可以因為全然的無知而安靜。即使悸動，我知道，那是屬於歷史知識印證上的悸動，安靜，因為那是屬於異國常民的故事，身為旁觀者的我，少了愛恨情仇，美麗的泰迦河畔、塞納河畔和萊茵河畔，即使記憶裡的風景充滿浪漫的光影，我仍像讀着書上的文字，聽著領隊專業的介紹，闔上書本，下了飛機，記憶的長影走不到我生命的極上游。

這在家鄉全然無法領受。

不管沿著基隆河、新店溪或是淡水河騎車，離河愈來愈遠，那是島嶼政策，長期以來面對河水氾濫的結果。河岸多興建防坡堤，即使沒有防坡堤的河岸，也會以消波塊或是以水泥加高河岸的方式隔離泥濘與人跡。於是，騎車在河岸，比較像是與河岸互不相干的兩處風景，人們可以在河岸加蓋的空間進行活動，唱著卡拉OK，下棋、打羽球或打籃球，很熱鬧的河岸風景，唯一沒辦法做的，就是親近河。

身處城市的河邊風景，不能玩水，不能臨河，不能與河水的流動速度一較快慢，這難道不是一種失去野性的遺憾嗎？想起乘著遊船，穿過塞納河一座座美麗的石橋，聆聽導遊對每座石橋浮雕故事的介紹，從陌生到熟悉，貪婪到恨不得一一搬回自己的家鄉。而今記憶裡的熟悉感只剩驚嘆建築物的美學，其餘的河邊風景，都因匆匆去留而缺乏情節的人性發展，記憶成了一張張泛黃明信片，片段而平面。

愛恨情仇，還是根基於自己居住的城市。

一座座轟隆作響的橋梁跨河而居，不具設計感只具運輸功能的橋墩矗立河上，不能乘船穿橋而遊，代之而起的是隨時停下奔馳的鐵馬，駐足欣賞一朵朵鑲着光環的鼠尾草。一隻隻白鷺鷥、黃喉鷺、水鴨、樹鵲熱鬧穿越河岸的身影，這些熟悉的風景，柏油自行車道清楚的線條，還有那些遮蔽河岸風景的堤防光影，慢慢在時間之河劃下深深的長影。取代了一張張異國的浪漫河岸風光，也取代了兒時那些美麗的菊花田，那些一去不復返的快樂童年。

家鄉的每一座橋，神秘的連結着自己的成長故事。原來說出的故事都會經過一座橋，騎在每一座橋上，眼前經過的是煙囪，耳邊竄進的是轟隆隆的車聲，踏著一步一步的是前塵往事，是那個白衣藍裙，那個追趕時間，那個熟悉鼠尾草光環的自己。

每一處充滿着發現，而非創造的河邊風景。